

異鄉還憶故人情

阮壽榮

徐柏園與我

我同徐柏園先生素不相識，在他繼嚴家淦先生任財政部長以前，他是中國銀行董事長，我在財政部的會議中曾見過他的手采及聽到過他精闢的發言，當時即覺得他是一位領導人物。他到財政部以後，短時期內即非常得信任我，但我守份的保持距離，相處三年我也曾爲他忠實的服務，他亦自動的把我升了海關稅司兼財政部參事。一件很有趣的事是：雖然財政部的考績對我一無用處，但人事處每年仍爲我評「甲等八十分」，而徐柏園部長常在下面批「加一分」以示嘉許，我覺得他的爲人極富感情，無論中外人士沒有不喜歡同他交友的，但因此也不免被人情包圍而有些人可能利用他的權勢爲私人牟利，有些人成爲他的「班底」；這是他與嚴家淦先生作風不同的地方。我每次爲他寫了英文演講稿，他回部時常很高興的對我說：「聽衆某某（我仍記得的一位是美國大使館的參事，一位是外交部次長周書楷先生）很欣賞你的稿子，請你即送一份去吧」，使人心勞後覺得很舒服。每次有人出國考察，無論官職尊卑，他常請我考試英文，我也不講情面從實報告。我在他任上曾爲他服了一次私人的事

務：在他長公子小波兄出國以前，他請我做小波的英文老師，我開了一個條件，就是不到他公館教，請小波兄到我公事房，在我有空時教小波讀寫。在此一年期中，因小波程度已較其他大學畢業生好，我要小波每月細讀一期「時代」(TIME)。寫作文幾篇，後來小波到美專研法律，回國後極有成就，見面時還稱我「老師」。

徐柏園先生在財政部長的任內，他因國庫署的英文稿特多，爲了減輕我的負擔，他聘請了一位留美學人楊家書博士在國庫署工作，楊君乃耶教徒，爲人謙和，我每次爲他核改，他常在旁靜觀學習從未與我爭論，因此與我成爲莫逆，不久後他去東海大學任教，成爲我兒子阮大年的老師。惜他英年早逝，令人惋惜。徐柏園部長卸任後，轉任中央銀行總裁，我們即失去聯絡，我曾介紹我女昭文去任打字工作，他立刻優先錄用。這是我向他唯一私人請求。直至他數年後卸任，我去央銀參加新舊任交接典禮時，當他行在百數同人排隊歡送行列前，特地見到我同我握手說：「你最好。」這是我來美前同他相晤的最後一次。

一九七八年我回國內玩了一個月，因爲目的

是探親及重拾臺灣的生活，所以除了訪問過嚴家淦先生，李國鼎先生，周宏濤先生之外，沒有去訪問其他高級官員，回美後心中時常覺得未去訪問徐柏園先生爲憾。事有湊巧，我在回美途中，在飛機上遇到了小波兄，他問我住在美國的情形，我老實的告訴了他，我感到非常寂寞，而且在臺時見到舊友們都是生氣勃勃更爲羨慕，他即問我願否到他的事務所幫忙，我答允同美考慮後再通信決定。一九八〇年小波兄寫信告訴了我他希望我擔任何項工作及何種待遇，我考慮很久，終覺得難以決定，一則因爲我妻已慣於在美國的生活，不願回國重新找屋設家，二則臺北生活費高，而且我離美後必需負擔我妻在美的部份生活費，小波兄能支付的酬勞雖然很高，但我仍需找一兼職方够應付，雖然在臺找些兼職對我並非難事，但如因爲解除個人精神上的寂寞而使家人不安，在此年齡似失常規，祇有學習靜心功夫，以寫作爲消遣，安度餘年了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中我又回國內一個月。到了臺北先與小波兄電話洽談，得悉徐柏園先生已發過兩次心臟病在家休養，我因怕打擾病人，託小

波兄轉為問安，不料幾天後的一個下午，徐公派了中聯公司劉章甫副總經理乘車來接我到徐柏園先生家一談。途中劉君告我徐先生病情，徐先生已不常下樓，但日常重要公事他仍自己批閱。到徐公館後在客廳中坐定，即聽到徐柏園先生從樓上慢步下來，歡然相迎。他已瘦了許多，但氣色精神都很好，他詳細地問了我在美國的生活情形，我把美國照顧老年及殘廢的各種措施告訴了他及我個人的感受，半個多小時後，他家人送上兩碗餛飩，他說：「聽說你腸胃不好，你隨便吃些，不要勉強。」隨後又談了些國內及國外的事情，我問他發病的經過，他說病況已穩定了，他說：「我的毛病同你一樣，是不服老的，終以為活一天必需做一天事，受人奉養不大習慣的。你現在在美國的生活安排，棄之亦很可惜，但你如想在臺作短期的居住，不怕來回的辛勞，是終有辦法的。」我即把小波兄的諾言提起來說：「他是好意，我就心他『因人設事』好像不太好吧。」他說：「他是學法律的，應當言而有信。」我說：「慢慢再作決定吧。」談了大約一個鐘點，他毫無倦容，我告辭時他還送我上車看我離去。事後一、二天小波兄領我去參觀他華麗寬暢的辦公大樓，並建議我試做兩個月再作決定。

過了幾天劉君又來相訪。他說徐公要我寫一張簡歷以備隨時應用，並且說在臺北有何事需他（劉君）代勞的話不要客氣。

我留臺一個月中，也有其他機構約我兼差，所以我想要的條件可說很齊全了，但始終難以決定，因為老年人的思想隨身體精神的好壞隨時會

改變的，玩了一個月仍決定回美，臨行時徐柏園先生又送了我上好的茶葉，我沒有再去看他。因此這次是最後的相見！

徐柏園先生在財政部時，我因內痔時常流血，去臺北療養院住院開刀，行前我向他告假，他立刻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院長，請醫院把帳單直接送給他，叫我帶去安心養病，又在開刀後親自來院探望。病癒後海關給了我若干醫藥津貼，我即把此款還給他。他說：「你病後需要補養，作為我送你的營養品吧。」他為人的風趣慷慨是少見的。

他在中央銀行總裁的任內，有一次他的秘書向我說：「我們想為柏公編一冊言行錄，你為他寫的英文書信及講稿最多，請你整理好了一起刊

出。」我想這也是我報答他的機會，所以立即照辦送去。後來不知何故此書未曾刊出，但我總算也盡過心了。

一九八〇年我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之後，臺北CHINA POST的David Liu先生為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，登在十一月三日的該報上。我讀了以後發現他提到徐柏園先生時用了The Late Mr. P. Y. Hsu 很為驚訝，正想寫信去更正時收到李芭均先生十一月中發的信也以此相責，不料在十二月初在報上看到徐柏園先生逝世的消息。此項陰錯陽差的事，真是奇怪，使我至今仍難置信真有「一字成讖」的事。徐柏園先生一生的事業當另有歷史記載，我同他雖攀不上知己，但在我心目中却是一位不易忘記的傑出人物！

聖文叢書

民國奇才交往錄

陳頤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幽默大師林語堂、梁啟超的感情世界、徐志摩與林長民、八閩奇才辜鴻銘、海軍奇才嚴復、譯壇怪傑林琴南、詩壇奇才陳石遺、憶先師陳寶琛、懷戴傳賢老師、劉以芬老師的風範、中國之友伊芳廷、十硯老人黃任、蘇友仁志行高潔、憶戴仲玉兄、福建協和大學滄桑、江山任遨遊等篇，王成聖教授作序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，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，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